

第一章 得了個便宜兒子

「奶娘，奶娘……」

已是金秋九月時節，天氣卻還是熱得讓人受不了，滿頭大汗的池輕歌挺著大肚子坐在房檐下，一邊撫摸著肚子，一邊喘著氣。

懷著身孕的身子體溫特別高，她全身燥熱難受。

再兩個月她就要生了，這本該是一件令人快樂又期待的事情，可她卻怎麼也開心不起來，有的只是無盡悲傷。

這孩子本該在三皇子府眾人的期待中誕生，成為最尊貴的皇孫，如今卻必須在沒有任何人祝福的鄉野出生，叫她如何不悲傷？

「夫人，怎麼了？是不是小主子又踢您了？」到後院水井打水的奶娘蘇嬾嬾吃力的提著一桶水朝她疾步前來。

「不是，奶娘，我很熱，給我一杯涼白開。」池輕歌扯著袖子擦拭額頭上的熱汗，「好熱。」

「夫人，不能喝涼白開，對孩子不好。」蘇嬾嬾放下手中水桶，向前心疼地替她擦汗。

「可是我整個人很不舒服……又燥又熱。」

蘇嬾嬾拿過一旁的團扇彎腰替她搧風，「夫人，為了孩子，忍耐一下，等孩子生下來，您要喝多少，嬾嬾都讓您喝。」

聽到這話，池輕歌的眼淚就掉了出來，「忍忍忍，奶娘，我還要怎麼忍？連個未出世的孩子妳都要我忍……我一輩子就這麼忍忍忍嘛！」

看到她掉淚，蘇嬾嬾趕緊用帕子替她將眼淚擦掉，心疼的哄著她，「夫人，別哭，哭了，不只孩子會不舒服，對您人也不好。」

「奶娘，我不甘心啊，這孩子身分尊貴，可如今……我不甘心啊……」一說到這事，池輕歌的淚水就像是斷了線的珍珠一樣掉個不停。

「夫人，不甘心也好過一晃兩命啊，您若是出事，叫老奴怎麼有臉去見死去的姨娘？」蘇嬾嬾語帶哽咽的哄著，「為了姨娘，夫人您一定要堅強。」

「奶娘，妳別哭，我現在只有妳了，妳若是出什麼事情，那才真叫我絕望。」池輕歌反過來安慰奶娘。

「夫人，小主子再兩個月就出生了，我們兩人都要堅強，千萬不能被眼前的困境打倒。」蘇嬾嬾見池輕歌點頭，也收拾好自己低落的心情，「夫人您餓了吧？老奴去將餅弄熱，讓您填填肚子。」

池輕歌落寞地看著奶娘的背影，眼淚又不受控制的掉下。

她是當今三皇子莫叡儁的正妃，應該是個風光的身分，卻活得像見不得光的老鼠一樣，淪落至此，只能隱姓埋名謊稱自己丈夫戰死，腹裡的孩子是個遺腹子。

若是可以，當初她寧願稱病也不會出席那場宮宴，那樣就不會遭人設計跟三皇子有了夫妻之實。

她是受害者，可眾人皆認為是她設計了三皇子，這不實的傳言迅速傳遍整個京城，讓本來在家中就沒有地位的她，日子更是不好過，被主母關進了柴房，姊妹

們以及主母日日到門外對她謾罵唾棄。

自古失貞的女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自盡，二是當道姑。

她本已選好了最終的道路，沒想到在她決定自盡前，皇帝下旨賜婚。

婚禮前夕，她發現自己懷上了三皇子的骨肉，當下她曾經慶幸皇帝賜婚，救了她跟腹中的孩子，讓孩子不用跟她一起到陰曹地府受刑。

可她萬萬沒有想到，大婚當晚三皇子並未進到新房，第二天一早，一名看起來十分精明的管事嬪嬪帶著丫鬟來到新房，語氣鄙夷的表示，三皇子命她即刻啟程離京，到距離京城千里之遙的崇樞縣別院，同時告知她，三皇子即將娶身為丞相女兒的青梅竹馬許綦兮為平妻，沒有三皇子的命令，她永遠不許回京。

她本欲請管事嬪嬪轉告三皇子她有了身孕，不要送她走，可蘇嬪嬪卻拉住她搖頭，讓她別說了，看三皇子的態度，只怕說了也沒用，她只好將這消息吞進腹中。可哪裡知道，她們在護衛的護送下搭船北上離開京城，半路上卻遇到一群假扮漁夫的水賊，問了他們是哪戶人家的船後，二話不說跳上船拔刀大開殺戒，更指名要她的命。

即使她是個不受寵的皇子妃，也是皇帝賜婚的，奉命護送她到別院的護衛若是沒有完成交代的任務，回去是要遭到懲處的，當即與殺手展開一場廝殺。

船上瞬間刀光劍影，血染整艘船隻，蘇嬪嬪趁亂護著她來到船底，從一個通風的小窗跳河水遁，順著水流一路往下游游去，直到遇上一艘商船救了她們。

獲救後，她要蘇嬪嬪趕緊給三皇子送信，蘇嬪嬪卻想到了另一種可能，猜測那些人是三皇子派來殺她的，因為她的存在擋了他娶丞相女兒許綦兮為妻的路。

劫後重生的她為免再度陷入險境，聽了蘇嬪嬪的勸，為了腹中的孩子，決定隱姓埋名把孩子生下。

她跟蘇嬪嬪在恩人的幫助下，一路南下輾轉來到蘇嬪嬪的家鄉——梅平縣安豐鎮的錦山村。

池輕歌每每想到這事，眼淚就不由自主的掉下。

就在她要抬手擦掉淚水時，右腹突然傳來一陣胎動，光滑的肚皮上撐起一個像小拳頭似的突起。

看到這突起，她漾出一記柔美慈愛的微笑，手心貼著那小包慢慢地撫摸，像是在跟他握手似的。

她柔聲對著肚皮說：「小寶貝，是不是心疼娘，在安慰娘？放心，為了你，娘會堅強的。」

看著不時突起一個小包的肚子，池輕歌撫摸著肚皮，想著這孩子生命真的是很強韌，歷經殺手追殺、跳河，在水中飄盪半天，舟車勞頓輾轉來到錦山村，這一路上幾乎沒有休息過，孩子卻還是緊緊依附著她，安安分分的待在她的腹中，並未有任何的不適。

池輕歌不是在一個眾人期待中誕生的孩子，母親在她五歲時便過世，嫡母又不願意在她身上花心思，身邊只有蘇嬪嬪盡心盡力在照顧她，這讓她自小便渴望著親情。

如今這孩子是她在世上唯一的親人，即使她對自己的遭遇感到忿忿不平與委屈，但看著愈來愈大的肚子，她開始對腹中的孩子有了期待，這是她的孩子，她一個人的孩子。

不知道是坐久了腳有些麻，還是腹中孩子今天特別好動，池輕歌感到有些不舒服，想著也許起來活動活動能舒服些，她扶著支撐屋頂的梁柱站起，卻不想才剛起身腿便一軟，叫都未能來得及叫一聲，整個人就朝前撲了出去重摔在地，圓滾的肚子更是直接著地，下腹陣陣發疼，猩紅的鮮血自腿間流出，染紅了整件衣裙。池輕歌的臉瞬間蒼白得可怕，痛苦的喘了幾口大氣，眼前一點點發黑，翻了翻白眼人就不動了。

蘇嬾嬾自廚房端著剛熱好的餅出來，看到這景象，嚇得驚聲尖叫，「夫人！」

疼，疼，說不出的疼，池輕歌只覺身體像是被撕裂一般，無法形容的痛蔓延至全身，折磨得她神智不清，疼得她感覺就要往生。

隱約間，好像聽到了有人在她耳邊喊著——

「醒了，太好了，醒了，用力，快點用力！用力……」

「啊——」

痛苦鋪天蓋地襲來，一記痛徹心扉的尖叫響起，緊接著是宏亮的哭聲劃破寧靜夜空。

「哇……」

不知過了多久，池輕歌悠悠轉醒，她吃力地眨著沉重乾澀的眼皮，想看清楚四周，只是當她看到屋裡的一切時，她懵了。

這是哪裡？

她再次吃力地眨著眼睛，顧不得眼中酸澀，睜大眼看著屋內的一切。

放眼望去，斑駁的灰泥牆壁，紙糊的窗子，半舊的厚重箱籠，矮桌高櫃，銅鏡妝匣，蠟燭油燈……

就算是鄉下農家，也該有一兩樣塑膠製品，然而屋內的擺設沒有一樣屬於現代，令她愈看愈感到驚慌。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若有似無的血腥味，喚醒她的記憶，她記得耳邊不斷響起呼喊聲，身上傳來撕裂的痛感，還有嬰兒的哭聲……

她……她這是到哪裡了？

一種很不好的預感籠罩著她，顧不得身體的疼痛，她掀開被子便要下床，看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處。

就在她腳要踏到地面的當下，緊掩的門扇被推了開來，緊接著一記如釋重負的哭聲傳來，「夫人，您終於醒了，您再不醒，老奴都……」

池輕歌看著手中抱著襁褓中的嬰兒，穿著只有在電視劇裡會出現的古代服飾的婦人，她整個人傻了。

「夫人，您還在坐月子，千萬別下地。」蘇嬾嬾趕緊將嬰兒放到床上，扶著她躺

回去。

「妳……我……」若是沒有猜錯，她穿越了。

「夫人，您昏迷了五天，定餓了吧，大夫說了，您醒來後最好先喝點米湯墊墊胃，待腸胃舒服了再吃點其他吃食。」蘇嬾嬾一邊說著，一邊替她將被子掩得嚴實。

「我……妳是……」池輕歌壓下心頭的震撼與慌張，不知怎麼開口。

這時蘇嬾嬾才察覺到不對勁，「您怎麼了？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妳……是誰？」她艱澀的問道。

蘇嬾嬾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老奴是蘇氏，是您的奶娘啊！」

「奶娘……」

「是的，夫人您怎麼了？您怎麼不認得老奴了！」

「我……忘了……」

「忘了？您說您忘了是什麼意思？」

「我全部忘了，我不記得妳了……」

池輕歌根本還來不及弄清楚整件事情，蘇嬾嬾就進來了，讓她根本不知道怎麼回答對方的問話，只能用忘了兩個字帶過。

「您不認得老奴了？那、那您……您還記得小公子嗎？您歷經九死一生才生下的小公子！」蘇嬾嬾臉色頓時發白，焦急的問道。

「我生下了孩子？我只記得全身跟撕裂了一樣，後來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她茫然地看著蘇嬾嬾。

「我的老天爺啊……夫人，您怎麼這麼命苦啊，小公子才剛生下，您就忘記他了……」蘇嬾嬾的眼淚瞬間掉了出來，心疼的哭泣。

「奶娘，事情已經發生，妳也別難過了，跟我說說我的過去吧。」池輕歌很快冷靜下來，藉這機會讓蘇嬾嬾同她說說原主的生平。

「好，夫人，您想知道什麼，老奴都跟您說。」蘇嬾嬾用手背抹去淚水，打起精神看著池輕歌。

「我是誰？還有我丈夫是誰？怎麼都沒有看到他？」

既然知道這身子已經嫁人生子，那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丈夫是誰，沒有感情的婚姻她是不可能接受的。

「夫人，三皇子並不知道您懷了身孕……」蘇嬾嬾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將原主過去點滴，還有為何嫁給三皇子，到她們躲到鄉下偷偷生子的原因，一五一十全告訴她，「……夫人，大致上就是這樣，您還有什麼想知道的？」

原來她穿越到了一個叫做麒麟國的古國，巧的是，原主改名換姓，將本名池卿珂改成池輕歌，剛好跟她前世的字樣一模一樣。

池輕歌幽幽看著蘇嬾嬾，搖頭，「暫時沒有了，若是我想知道什麼，再問奶娘妳吧。」又道：「奶娘，我餓了，有吃的嗎？」

「有，有，您別動，先用米湯墊胃，等身子稍微恢復了，老奴再燉雞湯給您補身子。」蘇嬾嬾一陣風似的往外走去。

池輕歌側過臉看著身旁熟睡的小嬰兒，心頭有說不出的複雜。她從未談過戀愛，

一朝穿越卻成了一個小嬰兒的娘，這衝擊還真不是普通的大啊！

她卻也忍不住替原主感到心疼。

春天宮宴時，皇帝為尚未婚配的皇子們選妃，下令五品以上官員需偕同家中十五歲以上的女兒出席宮宴，已十六歲的原主只好跟著姊妹們一起入宮。

皇子正妃的娘家勢力十分重要，即使皇帝心中已經認定大皇子為繼承大統太子的人選，但只要一天沒有宣佈，眾皇子就都有機會，因此有心角逐大位的皇子無不拉攏著各方勢力，同時破壞其他皇子們的私下結盟。

正因為如此，原主成了這場角逐中的犧牲品。

各方面實力傑出的三皇子莫叡儁，是有野心的皇子們急欲拔除的眼中釘，因此一有機會，眾人便不會放過。

他一時失察，中了有心人的陰謀，與原主雙雙被下藥設計共處一室，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情，還被人抓姦在床。

原主是受害者，眾人卻不同情她，反而一個勁唾棄原主，朝堂上那些大臣更是一個個上摺子指責三皇子品行惡劣等等，兩人的名聲一落千丈。

皇帝為了挽救莫叡儁的聲譽，更要堵上所有大臣的嘴，於是下旨為兩人賜婚，硬生生拆散莫叡儁跟許綦兮這對鴛鴦，莫叡儁因此厭惡透了原主。

池輕歌真心覺得原主很無辜，而她自己也是。若是知道當一回好人會害自己穿越，說什麼她也不會替江嬌陪她媳婦上醫院生產。

她是農藝系的碩士生，趁暑假跟著教授們到大陸研習，研習的地方是個很偏僻的深山小農村。

那天下著大雨，平日幫他們洗衣煮飯的江嬌，她媳婦羊水突然破了，她急著叫兒子江平送媳婦到鎮上的醫院生產，卻不小心跌斷了腿。

一邊是媳婦要生產，一邊是母親跌斷腿，江平急得不得了，不知該照顧哪一邊。於是教授讓她一起上醫院，在江平陪著產婦生產時先照看斷腿的江嬌。

一行人匆匆忙忙上車，可是天雨路滑，所搭的車不慎衝出山路掉入河谷，因為劇烈的衝擊，她在掉進水底的當下便沒了意識，再醒來時原主正好在生產。

她可是貨真價實的貴花大閨女，連個戀愛都沒談過，怎麼一朝穿越就成了孩子的娘了？嗚嗚嗚簡直想哭死。

就在池輕歌眼眶蓄滿淚水時，旁邊傳來了小嬰兒咿咿嗚嗚的聲音，她抹去眼淚轉頭看向小嬰兒，只見他正睜開眼睛對她咧嘴笑著，她頓時被這個便宜兒子給驚豔了。

老天爺，這孩子長得好漂亮啊，眼睛晶亮圓滾，眼尾微微上揚，配上可愛的小嘴巴和一對充滿福氣的耳朵，即使還沒長開，但她就是知道他日後肯定會是大帥哥一枚。

才剛出生就會對著她憨笑，是知道她就是娘親嗎？真是個小鬼靈精。

池輕歌吃力地坐起身子，抱過小嬰兒，看著他的笑容，心底柔軟成一片，食指輕柔的點著兒子的小下巴，愈看愈愛，愈看愈滿足。

想來他親爹應該長得不錯，否則生不出這麼可愛的孩子。可惜這孩子竟然一出生

就沒有爹疼……沒有爹……

忽地，她眼睛一亮，沒有爹，這是最好的結果啊，皆大歡喜！

她本就抗拒這身子有個丈夫，而三皇子那渣男也不待見原主，想來他大概以為原主已經死了，現在正摟著青梅竹馬卿卿我我，根本不知道原主不只沒死，還為他生下兒子。

不知道最好，這樣他不但不用費盡腦筋想辦法和離，日後也不會有人跟她搶兒子，兒子是她一個人的，真是太好了。

雖然對原主有些愧疚，但這份愧疚她會回報在兒子身上，加倍疼愛這小包子的。憑她的手藝，她不相信在古代不能過得風生水起，不能帶著兒子過上好生活。

第二章 皇上發佈的任務

四年後，宮中。

緊掩的御書房門扇被推了開來，一名頭髮半白的太監走了出來，恭敬的向前，對著正望著天空沉思的莫叡儁喚道：「奕王殿下，皇上請您進去。」

莫叡儁轉身道：「有勞了，福祿公公。」

「哪兒的話，奕王殿下您快進去吧，別讓皇上久等了。」

莫叡儁大步流星地進入肅穆的御書房，抱拳恭敬問候，「孩兒見過父皇，不知父皇召孩兒有何要事？」

皇帝從摺子堆中稍稍抬頭，睜了他一眼，指著一旁的太師椅，「儁兒，那邊隨意坐吧，你我父子無須如此拘謹。」

「謝父皇。」莫叡儁挑了皇帝右手邊的位置坐下。

他才入座，訓練有素的小太監立馬送上剛泡好的茶點瓜果，便飛快地退出御書房。皇帝放下手中的狼毫，將批閱完畢的奏摺闔上放到一旁，拿過溫度剛好的碧螺春呷了口，這才開口詢問：「儁兒，對於今日早朝許丞相的提議你有何看法？」

莫叡儁端過茶盞徐徐吹拂著冉冉上升的白煙，清雅的茶香瀰漫在鼻間，「父皇指的是糧食欠收，許丞相推舉二哥南下籌糧這一事？」

去年麒麟國才剛結束與朱雀國持續五年的戰役，這一役雖然麒麟國戰勝，但也耗損了大量的人力跟財力，國內不只壯丁嚴重不足，加上前幾年發生飢荒，糧食嚴重短缺，已經沒有多餘的能力應付外敵。

北方的赤狄國對麒麟國一直虎視眈眈，但因先前發生內亂，無暇他顧，如今休養生息完畢，便打起如意算盤想坐收漁翁之利，打算趁機發動戰爭佔領麒麟國國土，這兩個月來已經悄悄在邊關聚集兵馬。

麒麟國從皇帝到朝臣自然是不敢大意，然而即使這兩年南方的收成逐漸恢復，仍然無法供應全國，大部分的百姓還是處在飢餓狀態，若戰爭真的爆發，糧食短缺的麒麟國必敗。

眼看戰事一觸即發，由誰掛帥領軍，由誰籌糧，成為最近朝堂上爭議最嚴重的話題，各個皇子皆有擁戴人馬，每每只要提及此事，各方人馬就會吵得不可開交。直到今早丞相許國勇以戰爭在即為由，提出由二皇子莫叡馳南下籌措軍糧。

據農政官的考察，今年南方的作物收成形勢不錯，即使無法豐收，也絕對可以供

應前方大軍，而許國勇的門生又多在南方，只要他一聲令下，那些門生定會全力支持為莫叡馳籌糧。

這提議瞬間引起各方人馬的怒火，眼看南方即將收成，這可以說是以逸待勞的好差事，怎麼能夠便宜了莫叡馳。

只要他順利完成任務，不僅可以以此功要求掛帥領兵，更能夠為他的功績再添上一筆，讓他更加順利入主東宮。

瞧莫叡雋那淡定閒適，一副事不關己模樣，皇帝眉頭忍不住微蹙，「朕想聽聽你的看法。」

莫叡雋自鼻腔發出一記略帶輕蔑的哼聲，「許丞相這是司馬昭之心。」

「叡馳的能力與你不相上下，又是許丞相的女婿，他自然是內舉不避親推舉你二哥，若是你二哥沒有那個能力，相信許丞相也不會推舉他。」

「推舉一名皇子南下向那些糧商募糧，既可以得到威望名聲，又能為父皇您解憂，許丞相的這個法子不錯，可惜他私心太重，二哥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

「他不適合，那你認為誰才適合？」

他雖然身為皇帝，卻也是個父親，對於幾個寄予厚望的兒子們自然十分了解。二兒子能力不錯，但生性高傲了些，派他前去募糧，恐會擺出皇子派頭得罪人。

「沒有。」

皇帝嘴角劇烈一抽，「你難道想將這機會平白讓給你二哥？你可知道朝廷局勢瞬息萬變，一輕忽，追逐的目標恐怕就會拱手讓人。」

麒麟國立賢不立嫡，想當初皇帝已經決定立生性敦厚的大皇子莫叡韜為太子，那是他的第一個孩子，自是寄予厚望。

莫叡韜一路走來按部就班循規蹈矩，不犯大錯，且頗得百姓愛戴，在民間有一定聲望。

既然對外有已經封為奕王的莫叡雋可安邦定國，那繼位的莫叡韜只要不出差錯，百姓們便可以繼續擁有安居樂業平安日子。

可皇帝美好的理想，卻在打算立莫叡韜為太子時被打破，莫叡韜狩獵時出了意外命喪圍場，屍體抬回宮時已面目全非。

仵作、御醫驗屍後一致作出大皇子是被猛獸襲擊致命的判斷，一切看似毫無破綻，但皇帝心裡卻對這結果存疑。

他心裡清楚，大兒子生性沉穩，不可能見獵心喜獨自一人衝至林子裡。仁厚的他一向用人不疑，特別信任身邊的人，很有可能是身邊的人引著他進入林子，他才會發生意外。

但這一切也只是皇帝的揣測，所有的證據與調查結果，皆顯示是莫叡韜不聽勸阻一馬當先衝入林子裡，才被猛獸襲擊而亡。

皇帝暗中派出暗衛隱密調查，調查結果卻跟仵作、御醫以及刑部這三方呈上來的大致一樣。

即使他憤怒又悲悽，卻也不得不接受莫叡韜遭到野獸攻擊身亡的事實，只能打起精神強忍悲痛重新挑選繼位人選。

沒了莫叡韜擋在前頭，這時，其他皇子們的野心一個個跑出來了，除了莫叡儁外，幾個皇子都抱著誓在必得的決心，不管是明爭還是暗鬥，總是激烈交鋒。

莫叡韜是因為城府不夠深沉，心機太淺，對身邊的人太過信任才會發生這等憾事，因此皇帝痛定思痛，決定狠下心來改變策略，讓皇子們各自競爭，磨礪他們成為一名合格的繼任者。

那些暗中的陷害他看在眼裡，偶而敲打他們不許太過分開出人命，只要不死人，他都可以睜一眼閉一眼。

當年他也是這麼登上帝位的，本不想讓兒子們跟他一樣，踩著兄弟們的屍體坐上這個位置，但最終還是走向了這一步。

他的繼承人必須是有辦法大破大立之人，能帶領國家突破重圍走向富強，有勇有謀，而不是一個沒有城府眼光謀略，只想安居守成的無用之人。

這些日子來，經過一番思考以及暗中觀察後，他最看好的便是老二莫叡馳跟老三莫叡儁。

老三文韜武略，通盤謀劃皆在其他兄弟之上，更有能力駕馭全局。只可惜還是有不足之處，便是他的母族太弱，一點也幫不上忙。

老二能力也不差，但他心胸較為狹隘，忌妒心強，性格與老三比起來差太多，日後若是老二繼承皇位，他下面的這些弟弟們恐怕……沒有好果子吃。

然而老二有強勁的母族及岳家為後盾，老三在這點上輸老二太多，即使日後成為皇帝，背後沒有強而有力的後盾支持，也是孤掌難鳴。

至於老四與老五成不了氣候，已被排除在太子人選之外，但他們不妨礙成為老二跟老三的試煉石。

「獨厚一人畢竟是不公平的，孩兒提議，不如公平競爭，更能杜悠悠眾口，朝堂上也才能安靜些。」莫叡儁一邊呷著茶湯一邊提議，「相信許丞相也不好反駁。」

「公平競爭？」

「是的，公平競爭，這才能看得出皇子們的能力，也正好給父皇一個考驗我們的機會，不是嗎，父皇？」莫叡儁勾了勾一邊嘴角。

許國勇那個老狐狸一心一意想將二皇兄送進東宮，坐上太子之位，但那也得看他同不同意。即使他沒有強力的母族為後盾，可憑著赫赫戰功，也能將自己送上太子之位。

既然許國勇力排眾議力挺二皇兄，那就讓他來攪亂這一池水，將所有兄弟都一起拉下水，看最後笑的人是誰。

「公平競爭對你可是很不利的，你難道沒有想過自己即將面臨的困境？」許國勇的門生幾乎遍佈南方。

「若是孩兒可以完成父皇交辦的任務，那不也表示孩兒的能力在兄弟們之上？」

「說的也是！」皇帝若有所思的撫著修剪整齊的鬚鬚，「你的提議朕會仔細考慮的，此外還有一事。」

「父皇還有何事？」

「最近有不少傳言，說你因為對你二嫂餘情未了，因此常常無故針對你二皇兄，

你有什麼要為自己辯解的？」

「胡扯！」莫叡儁瞬間變臉，「無稽之談！」

「你連上了幾道摺子，全是關於你二皇兄的，讓人不這般聯想也難。」皇帝挑出他寫的摺子，讓福祿公公拿過去給他。

「二皇兄辦事不力，還不許他人指出？」

「朕已派人查過，全是他手下之過，他受了無妄之災。」

莫叡儁譏笑，「父皇相信？」

「朕自認還算是位明君，誰是誰非看得很清楚。儁兒，這朝堂就好比一潭池水，水至清則無魚，這道理相信你很清楚。」

「您究竟想跟孩兒說什麼？」莫叡儁拿了塊綠豆糕，慢條斯理地咬著。

「你對二皇子妃——」

「絕對不是父皇所想的那樣！」未等皇帝說完，莫叡儁嚴厲駁斥，「早在許綦兮嫁給二皇兄當下，孩兒便將所有情感收盡，對她絕對不會有任何不該有的想法。」

「孩兒在戰場出生入死這四年，早將情愛拋之腦後，甚至覺得當年所謂的男女之情可笑幼稚，曾經的那些情誼像是兒時的過家家，只是認為理所當然應該在一起，根本稱不上感情，父皇您完全無須擔心這些。」

當初莫叡儁欲娶許綦兮為平妻，被許國勇拒絕，直言他的女兒不可能跟別人平起平坐。

翌日，許國勇卻進宮請求皇帝下旨賜婚，將許綦兮許配給莫叡儁。

那時莫叡儁還未出意外，但朝堂上有些派系問題，皇帝為了平衡派系，同意下旨賜婚。

原本應該是自己妻子的女人，卻嫁給自己胞兄，不管兩人是否有感情，這麼做這無疑是狠打莫叡儁的臉，正巧邊關戰事告急，他索性請旨奔赴戰場。

一去三年，直到去年打了勝仗班師回朝，皇帝封莫叡儁為奕王，他成為所有兄弟中第一個封王的人。

皇帝聽他這麼說，心下鬆了口氣，「那就好，朕就擔心……」

「父皇，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孩兒很清楚。」莫叡儁語氣嚴肅地表明。

「既然如此，想堵住悠悠之口，就將你的王妃接回來吧，只要將她接回，那些傳言便會不攻自破。」

「王妃？」他愣怔了下，這才想起自己有一個王妃。

「叡儁，你已成家，也該有自己的孩子。當年的事情，池氏是無辜的，以你的聰明睿智，相信你很清楚她也是被人設計的。現在你回來近一年了，總不能一直將自己的王妃放在別院。」

莫叡儁神情瞬間沉肅，不語。

「父皇知道你對當年的賜婚心中多少有怨，因此並未多做過問，但你們兩人已是夫妻，應該試著相處，若是真的無法接受，父皇同意你另外迎娶平妻抑或是休了她。不過這些建議都必須在你將人接回之後才可以進行，若是奕王妃不在奕王府

時你便做那些事，對你的名聲總是不好，甚至日後可能成為他人攻擊你的理由。」莫叡儁還是沒有說話。

那女人，他的王妃，是他此生唯一的汙點，五年過去了，依舊有人拿這事說事，因此即使父皇說的都對，但他依舊放不下這個心結。

看出他的不甘，皇帝再下重話，「家務事不處理好，如何處理國事？聽父皇的話，先將你的王妃接回，任何不利於你的謠言都會不攻自破，這也是朕想看到的。」莫叡儁袖下的拳頭緊了緊，片刻後像是想通了，點頭，「孩兒知道了，父皇。」
「很好，朕相信你不會讓朕失望的。」

翌日，一道聖旨下來，命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五皇子南下籌糧，並聲明不許利用自身權勢身分讓糧商資助大軍。

誰能夠率先在兩個半月內籌得五十萬石糧食，就由誰掛帥。這道旨意下來，除了莫叡儁外，其他皇子都開心得快瘋了，因為一旦掛帥獲得功績，那誰就能入主東宮。

現在只差一張門票，幾個有心問鼎東宮寶座的皇子們無不激動萬分。

奕王府，書房。

莫叡儁坐在案桌前，撐著一邊下顎，眼眸微斂睨著桌上那道黃澄澄的聖旨，他維持這個姿勢已經足足有兩刻鐘之久。

身為莫叡儁的幕僚兼好友，白千帆忍不住雙臂環胸歪頭看著陷入沉思的他。

又過了小半晌，莫叡儁隱約間感受到一道詭異的眸光，這才回過神，擰著眉頭，「千帆，你吃飽撐著？盯著本王做什麼？若是沒事，去把今早收到的情報整理好。」

「不是在下吃飽沒事，而是你遇上什麼難事了？」白千帆將垂落額前的長髮撩至腦後，走向前，「你看著這道聖旨足足有兩刻鐘之久，皇上這次交付的任務有這麼難辦？」

「五十萬石糧食，這只是其一，還有一件令本王頭疼的事情。」

「皇上私下給你任務了？」白千帆拿過聖旨仔細看著裡頭書寫的內容。

莫叡儁沉沉點頭，「父皇讓本王將池氏接回王府。」

「池氏？」白千帆一頭霧水，腦子裡沒有任何有關池氏的資料。

「本王的王妃池氏。」莫叡儁不甚情願地提起。

「你的王妃！」白千帆驚呼，接收到莫叡儁那冷如冰霜的瞪視，突然有什麼東西閃進腦中，「啊，啊，想起來了，在下想起來了，當年……當年你還是三皇子時就已經迎娶正妃了，好像是池家的姑娘，叫……叫……池卿珂，對，奕王妃的閨名就叫池……」

白千帆還想說下去，但是看到莫叡儁臉色愈來愈難看，連忙住嘴，「在下失禮了，不該直呼王妃的名字，你生氣也是應該的。」

「與你無關，本王只是糾結。」

「有什麼糾結的地方，你不妨提出來，也好讓我這個狗頭軍師替你參詳參詳。」
白千帆一臉興味的瞅著他，像是要打聽八卦似的。

莫叡雋瞪了他一眼，白千帆忙收起看好戲的心情，一本正經的在他面前站好。
他語氣裡帶著一絲不滿，「本王回京近一年，遲遲未將池氏接回，因而落人口實。
父皇讓本王先處理好家務事再處理國事，若是不將池氏接回，即使本王完成父皇
的試煉，恐怕那個位置也不會落到本王身上。」

白千帆道：「你若是因此錯過那位置，就真的太便宜某個小人了。」

「現在最大問題是池氏。」

「她能有什麼問題，把人接回來不就得了，這有什麼好煩惱的？」

「她並不是本王想娶的女人。」

「難道到現在你還想著許——」綦兮。

「閉嘴，跟她沒有任何關係！」

「那你為何不想接回自己的妻子？」

「本王不想看到在本王身上添上汗點的女人。」即使多年過去，每每想到被設計
的事，心頭那股鬱悶與怒氣依舊無法消散。

「這還不簡單，把人接回來，讓她在院子裡過好自己的日子，沒事不要到你面前
晃悠不就得了。」這又什麼好糾結的，真搞不懂他。

「這麼簡單的法子本王豈會不知道，本王就是心裡不舒服！」莫叡雋又橫了他一
眼。

他機智敏銳，在眾兄弟中一直是佼佼者，警覺心一向很強的他竟會著了道，成了
兄弟們嘲笑的對象，生性傲然的他自然吞不下這口氣。

「東宮之位跟一個惹你心厭卻微不足道的女人，哪一個重要？在下可是要提醒
你，要是某人日後當了皇帝，你可就得準備把脖子洗乾淨！」

「不需要你提醒本王。」莫叡雋橫他一眼後，對著外頭喊道：「來人，去請周管
事過來！」

「這才對咩，一個女人而已，何苦為此跟自己的未來過不去，有朝一日達成心願，
一個女人還不好處理嗎？」白千帆扭了扭脖子，鬆口氣道。

不一會兒，一名穿著藏藍色直裾，五官消瘦，留著山羊鬚的老者進入，抱拳，「王
爺，您找老奴，不知有何吩咐？」

「馬上派人前往崇樞縣別院將王妃接回。」

這命令一下，周管事頓時有些發懵。

「怎麼，還要本王說第二次？」

周管事回神，搖頭，「是，老奴即刻派人前往崇樞縣的別院將王妃接回。」要不
是王爺提醒，還真的忘了有王妃這一事。

「去吧，本王還有要事要與千帆商議。」

「是，老奴告退。」

本以為已經沒有自己的事，早坐到一旁品茗吃茶點的白千帆怔了下，「還有事？」

莫叡雋看周管事已經退出書房，這才開口詢問：「日前本王要你調查水稻的事情，調查得如何？」

約莫兩個月前，他接到線報，說南方有人種植出二期水稻，一年能夠生產兩季，這消息震撼了他。

若能提高糧食產量，這樣大部分的人民及保衛國家的士兵們，就不必再忍受飢餓之苦，因此他便命白千帆即刻派人到南方調查這事真偽。

「喲，你說一年兩期水稻的事情，查了！」白千帆連忙放下手中茶盞，一改方才吊兒郎當的態度，正經的將自己與手下調查到的消息告訴他，「這事不是傳言，只是這事很隱密，知道的人很少。這二期水稻經過兩年的試種，去年才收割成功，今年春天大面積拓展栽種，收成頗豐，想來秋糧收成定也不差。」

莫叡雋眼睛一亮，「那你有收購到那些糧食嗎？」

說到這裡，白千帆一臉愁苦的看着他，「沒有。栽種二期水稻的農地在一名姓車名丕的男子名下，有趣的是，他將名下的農地全部交由一名住在梅平縣的寡婦代為管理，從不親自處理事情，似乎沒人見過他。而田中出產的糧食，全被南方一名神祕的糧商包下，那名神祕糧商跟車丕一樣，從不出面，暫時查不到詳情。」莫叡雋眉頭微蹙，「所以唯一找得到的，是那名寡婦？」

「根據調查，那名寡婦沒什麼問題，就是單純幫忙跑腿賺點佣金之類的。」白千帆回想著報告上的資料，「至於田地種的作物，她都是聽從車丕的指示指揮佃農們耕種。」

莫叡雋那對好看的濃眉微擰，「調查不到車丕跟那糧商的任何一點資料？背景乾淨的人通常很有問題。說吧，還有什麼有關那寡婦的資料？」

「她丈夫當兵作戰過世，有一個四歲兒子是遺腹子。她靠著販賣叫什麼罐頭之類的食品發了筆橫財，然後又蓋了什麼大棚，專賣冬天蔬果。」

「罐頭，大棚？」

「是的，聽說罐頭裡裝著泡在糖水里的水果，可以保持很久。還有冬天種蔬果，也不知道是用什麼法子做成，有不少人想模仿，卻沒有人成功。」白千帆點頭，「這兩樣東西，就是連號稱百曉生的我都沒見過，不過在當地卻是小有名氣。」

「如今想跟那糧商或是地主搭上線，恐怕只能從那寡婦身邊下手。」

「那……」

「前去一探究竟，不就清楚了。」

第三章 小包子忽失蹤

又到了縣城每個月一次的大趕集，這日頭才剛出來，梅平縣的城門外就已經擠滿了等著進城的人。

有的是準備進城採購的百姓，有的是扛著貨物準備做生意的商販，他們身旁還有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

這些人全排成一排站在城門前，準備檢驗身分，繳交入城費用。

池輕歌摟著白白嫩嫩，像顆剛蒸熟的小包子的池御風，看著馬車外的風景。

「娘，怎麼大家都不動呢？」池御風睜著圓滾滾的大眼睛，看著城門邊那棵搭著

棚子的大樹，還有坐在樹下聊天喝茶的人們。

「因為大家在等著繳費進城。」

「繳費？」

「是的，凡是要進城，不管是人還是車，都必須繳費。」池輕歌指著前面擺起桌子椅子還有一應檢查工具的官兵，「把銀子交給前面那幾位兵爺，拿了收據才可以進城。」

「原來如此，娘，我們該繳多少銀子才能進城？若是要繳很多，風哥兒就不進去了，替娘親省銀子。」

池輕歌輕笑了聲，對著兒子那嫩得像豆腐的臉蛋兒用力的親了一下，「娘身上有銀子，風哥兒不用擔心，放心地跟娘進城吧。」

兒子是她貼心的小棉襖，什麼都好，就是小氣了點，不只會護食，更是個小財迷，小小年紀就對數字特別敏感，大人別想從他手上騙到一文錢，這會兒聽到進城要銀子，他又心疼了。

四年前她痛得死去活來才生下的嬰孩，取名池御風。

即使當年她內心有諸多的不平，但隨著小包子愈來愈大，她的內心早被池御風這可愛粉嫩的模樣填滿，母子兩人感情好到不可思議。

這些年雖然她忙著種植改良水稻、果物、蔬菜，還要做生意，但她一直將兒子帶在身邊，不假手他人，唯有進縣城做生意時，擔心拐騙小孩的拐子很多，才會將他交給奶娘照顧，因此他一直未來過縣城。

如今風哥兒已經大了，別看他長得粉嫩可愛，實則是個古靈精怪的，而且有一定的警覺與判斷能力，若是看他年紀小想騙他，只有被他賣的分，因此她才決定帶他一起進城。

小包子皺緊眉頭將她的臉推開，一臉嫌棄，但他那雙眼睛裡卻寫滿開心，「娘親，我已經是男子漢了，您怎麼可以親我，被看到會被笑的。」

「娘親親你，你開心得嘴角都快咧到耳後了。」她寵溺的刮了刮他圓嘟嘟的臉頰。

「還嫌棄，真是個口是心非的小傢伙。」

這性子也不曉得像了誰，反正絕對不是像她，就不知道究竟是像原主，還是像他那個渣爹了？

「亂講，哪有！」池御風氣呼呼的嘟著小嘴反駁。

「好了，沒有，沒有，娘不逗你了，要進城了。」她將小包子摟進懷中，又在他額頭上親了下安撫他。

馬車緩緩駛進城門，進入繁華的梅平縣。

池御風安穩地坐在娘親的懷抱中，睜著大眼睛好奇的看著窗外鱗次櫛比的屋宇，各式各樣的商鋪，街道兩旁絡繹不絕的人潮，以及大聲吆喝販賣著商品的攤販。

「娘親，縣城看起來比我們鎮上的趕集還要熱鬧耶。」池御風第一次來到縣城，對這鮮活的一切都感覺到新鮮。

「那當然了，這裡是縣城，肯定比我們鎮上的市集還要熱鬧幾十倍。」

池御風點點頭。

「風哥兒。」池輕歌溫柔地輕聲喚著他。

他抬頭望著娘親，「娘，什麼事情？」

「一會兒娘親要到鋪子裡跟徐掌櫃討論這次的收成，你必須乖乖地待在娘親身邊，不可以像在我們村裡一樣亂跑，知道嗎？」她不放心的耳提面命一番。

「我知道，娘親，縣城裡拐子多，我長得這麼人見人愛，是拐子眼中的肥羊，所以不能亂跑，免得被抓走。」他邊說邊歪頭捧著小臉蛋。

「你這小鬼靈精，記住娘說的。」兒子不管做什麼表情與動作，總是這麼可愛，簡直快將她的心給融化，她忍不住又抱著他用力的親了兩下，這才放過兒子。約莫過了半盞茶時間，馬車來到四季雜糧行。

四季雜糧行是池輕歌的產業之一，專門銷售五穀雜糧，冬日還會販售蔬果，並兼賣雜貨以及自家生產的產品，例如各類水果罐頭與蜜餞，生意相當不錯，尤其是冬日販售的新鮮蔬果，購買人潮簡直可以用搶的來形容，往往店門還未打開，外頭已經有一堆人排隊等著購買。

她成功栽培出春秋兩期水稻，從去年開始逐漸替她賺了不少身家，今日特地上縣城一趟，是為了跟四季雜糧行的徐掌櫃討論，秋收即將到來，屆時米糧是否降價，便宜賣給百姓也算是做功德一件。

馬車才剛停好，徐掌櫃已經站到馬車邊，親自為他們開門，「池娘子，小公子，歡迎，今日怎麼有空過來？」

「徐掌櫃，我今日是代替慕夏來跟你討論秋收的事情。」她直接將來意說出。慕夏是她跟蘇嬾嬾的救命恩人，更是她的老鄉。

當年蘇嬾嬾帶著原主跳水逃生，被乘船雲遊四海的慕夏所救，之後他還護送她們前往安豐鎮落腳。

她生下小包子後一年，慕夏帶著大包小包前來探望她，問起她日後的打算，那時她已經開始製作罐頭。

當聽到罐頭兩字時，慕夏頓時瞪大眼睛激動地喊著，「老鄉啊！」

一聽到老鄉兩字，她也怔住了，下意識地說著台灣國語，「童鞋。」

「毛爺爺！」

「孫中山！」

「人民幣！」

「新台幣！」

兩人都震撼了，沒有想到竟然有除了自己以外的穿越人士，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差點就抱頭痛哭。

慕夏前世是個導遊，遇到了飛機失事，來到麒麟國成為世家公子，因為受不了古代那條條框框的規矩，索性在一次與家人大吵一番後，帶著私房錢離家出走，周遊列國雲遊四海。

池輕歌問了慕夏今後的打算，慕夏說原本他打算一路玩到掛，但現在有她這個老鄉在，也算有個精神寄託，於是她便提出，請慕夏每到一個新地方便替她收集稻穀以及各種果樹的種子。

他欣然答應，想著她是女人，又帶著孩子，不適合到處跑，便表示能沿路幫她推銷罐頭生意。

慕夏一邊遊玩一邊推銷，沒想到罐頭大受歡迎，不少人專程來到梅平縣向池輕歌收購罐頭，得知她冬日還能種出新鮮蔬果，又跟她大量採買。

只是她所住的地方靠近山區，交通不是很方便，為了讓前來採購的商家方便取貨，兩人合資開了間雜糧行。

他們生意愈做愈大，在古代女人出面做生意不方便，加上為了池御風的安全，於是池輕歌給自己買了一個假身分，用車丕這名字和慕夏合開了更多間雜糧行。這兩年她將所賺到的銀子全用車丕的名字買地、買莊子，大量投入到種植二期水稻中，靠著這一切，她賺得鉢滿盆滿。

雖然凡事都是她親自打理，但對外一律說她只是負責幫忙看管或是傳話，不負責決策，凡是需要買糧，都必須藉由信件轉告慕夏，她不接手買賣。

多次下來，不只是名下雜糧行的管事們相信，連前來洽談合作的商戶們也都認為她只是名雇於慕夏跟車丕的寡婦。

「池娘子，我們裡邊談吧，東家來信讓我跟您討論即可。」徐掌櫃做出請的手勢，同時吆喝著裡頭的夥計，「大樹，快準備糕點跟雪花糖，小公子可是第一次來，別怠慢了。」

池御風一邊牽著娘親的手，一邊四處張望附近的街景，看到有個人肩上扛著紮得嚴實的稻草，上頭插著一串串色澤鮮豔的東西，便指著那人問道：「娘，那個稻草上頭插著一串一串紅色的東西，就是糖葫蘆吧？」

池輕歌順著他小手所指的方向看去，「是啊，風哥兒，那就是糖葫蘆，你想吃？」她一向不太贊成小朋友吃太多糖，因此家裡幾乎沒有備上太多糕餅糖果，最多就是用水果製成水果乾。

他皺著眉頭思考。

「呵呵呵，小孩子沒有一個抵抗得了糖葫蘆的吸引的，大樹，快，去買幾串糖葫蘆給小公子嚐嚐。」徐掌櫃連忙自衣袖裡掏出幾個銅板，交代夥計趕緊追上去買糖葫蘆。

「別，不用，徐掌櫃。」

「池娘子，您別跟我客氣。」徐掌櫃搵著手示意大樹趕緊去將糖葫蘆買回來。

「讓徐掌櫃破費了。」

「小錢而已，算我一點心意。」徐掌櫃領著他們母子進入鋪子裡。

不一會兒，大樹拿了三串糖葫蘆，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了回來，「小公子，給。」

小包子接過糖葫蘆，道：「謝謝大樹哥哥，謝謝徐掌櫃。」

「小公子客氣了……」大樹靦腆的回應。

「小公子真有禮貌啊。」徐掌櫃呵呵笑著稱讚他。

「應當的。」池輕歌認同的點了下頭後，「風哥兒，小心吃，這黏在衣服上可是很不好清洗的。」

「我知道，娘。」池御風這才伸出舌頭舔了舔酸酸甜甜的糖葫蘆。

池輕歌牽著小包子，要往專門用來談事情的雅間走去。

小包子突然扯了下她的手，「娘，我可不可以待在外面？我想看看街上，我保證會乖乖地待在鋪子裡，絕對不會亂跑。」

「這……」

「池娘子，若是您不放心，就讓小公子待在小花廳，小花廳有個窗子可以看到外邊的情況。」徐掌櫃伸手指了下。

兩人順著徐掌櫃的手往小花廳望去，的確有個小窗，外邊還有柵欄圍著，外人是無法輕易進入的。

池御風眼睛瞬間一亮，扯著池輕歌的衣袖央求，「娘，就讓我待在小花廳，你們大人談生意可無趣了，讓我待在小花廳看外頭的熱鬧。」

她只好點頭答應，「那好吧，風哥兒，你得乖乖在花廳，不可以跑出去，更不可以去打擾大樹哥哥招呼客人知道嗎？」

「放心吧，娘。」他拿著糖葫蘆往小花廳跑去，一溜煙爬坐到放在窗邊的太師椅上。

「大樹，你拿些糕點水果過去，給小公子準備茶水。」徐掌櫃連忙交代一番，「對了，將昨天剛進的芙蓉糕、棗糕還有松子糖、芝麻糖、牛皮糖都拿來讓小公子嚐嚐。」

不一會兒，池御風旁邊的几案上便擺了各式各樣的點心。

池輕歌確定兒子不會有問題，這才跟徐掌櫃前往雅間。

池御風人小，大樹特地拿了厚厚的坐墊給他墊著，讓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街景，他就跪趴在窗邊睜著骨碌碌的大眼睛，一邊咬著糖葫蘆，一邊看著外頭。

想到娘親總不讓他吃糖，他偷偷塞了一把松子糖到身上的小布包裡，再看向外頭時，他似是發現什麼，睜大眼整個人向窗邊貼去，圓滾滾的眼珠子轉了轉後，一溜煙滑下椅子，便往外頭跑去。

他站在四季雜糧行外左右張望，終於又看到方才那人，他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將稍早對母親的保證完全拋諸腦後。

由於大樹正忙著招呼客人，加上池御風個子小，因此大樹並未發現他跑出鋪子。池御風邁開小短腿，緊追著前面那個腳步匆忙，身後背著一個大竹簍，留著一臉雜亂鬍鬚的男子，但是他好像不想讓那男人發現似的，不時躲到路中間的小攤販後。

不過是個孩子，那男子並未注意到池御風，他彎彎繞繞，來到小巷子裡一間看起來十分蕭瑟的宅子前，左右張望了下，確定周遭沒有人後，這才朝門板敲著暗號。池御風躲在巷口那輛壞掉的三輪車下，看著男子進入宅子後，這才小心翼翼的爬出來，往那宅子的方向走去。

他嘗試推了推門，發現宅子從裡頭上了門，正洩氣地往回走，卻發現那宅子的圍牆有個破洞被人用塊木板擋了起來。

蹲下身子抬手推了下，沒想到那塊木板竟然只是虛掩，他勾勾嘴角，隨即彎下小身板從那個小洞鑽了進去。

約莫兩刻鐘後，池輕歌同徐掌櫃討論出方針。

她看了下，發現時間不早了，今日到縣城來還有一些物品要採購，因此拒絕了徐掌櫃的午膳邀請，打算帶著小包子前去購物。

只是當他們來到小花廳，卻發現裡頭沒有半個人影，池輕歌跟徐掌櫃臉色瞬間大變，不約而同驚呼，「風哥兒（小公子）人呢？」

徐掌櫃立馬衝到鋪子上，將整間鋪子查看了一遍，卻怎麼也沒有看池御風，連忙對剛替客人將貨物搬上牛車，正在往回走的大樹大喊，「大樹，小公子呢？」

大樹愣怔了下，指向花廳，「小公子？小公子不是在花廳裡？」

「小公子不見了，你難道不知道？」徐掌櫃急得大吼。

「方才來了一批客人，我忙著招呼，並未見到小公子……」大樹臉色瞬間刷白。

「快去找，小公子要是出了什麼事情，你也別做了！」徐掌櫃氣急敗壞地吼著，

「快，去後頭把阿財他們幾個叫出來，一起出去找小公子！」

池輕歌神色凝重地自小花廳走出來，站在鋪子門口仔細觀察了一番，指著地上的糖，看向另一邊街頭，「讓人往那方向去找，風哥兒應該是往那邊去了，你看，你們準備的松子糖掉在這地方。」

風哥兒雖然只有四歲，但生性聰明機靈，記性特好，一般人根本騙不倒他，但她還是擔心，路上若是遇上了對他有心思的歹人，他小短腿小胳膊的如何能夠逃得過？

徐掌櫃馬上對著鋪子裡其他夥計喊著，「你們幾個趕緊沿著這方向去找小公子。」不忘比劃一番，「小公子身穿水藍色袍子，大概這麼高，長得很可愛，對了，身上還背了一個小包。」

鋪子裡的夥計一窩蜂散了，四下前去尋找池御風。

他一臉愧疚的搓著手掌，「池娘子，我不知道該怎麼向妳表示我的愧疚……小公子在我掌管的鋪子裡丟失……」

「他會沒事的。」池輕歌故作鎮定，安撫幾乎要哭出來的徐掌櫃，嘴裡雖這樣說，但她心裡其實頗為慌張。「徐掌櫃，你看著鋪子，我也出去找人，若是風哥兒自己回來，勞煩你先將他看好，派人去找我。」

「好的，好的，池娘子您放心，小公子若是回來了，我一定將他留住。」徐掌櫃連連點頭，同時叫住一名剛好經過門口，要去另一頭找人的夥計，「阿松，你陪池娘子去找小公子，要是發現了小公子也能讓人回來傳話或是找幫手。」

「還是徐掌櫃想得周到，阿松，我們往那條巷子去！」池輕歌指了一條按照方向最有可能過去的巷子，率先走去。

剛走進那條巷子不久，便瞧見巷子裡掉落了幾顆松子糖，她火速叫來阿松，「這松子糖是從風哥兒身上掉下來的，你趕快去找其他人，讓大家從這條巷子散開找人。」

「好的，池娘子，我即刻回去喊人。」